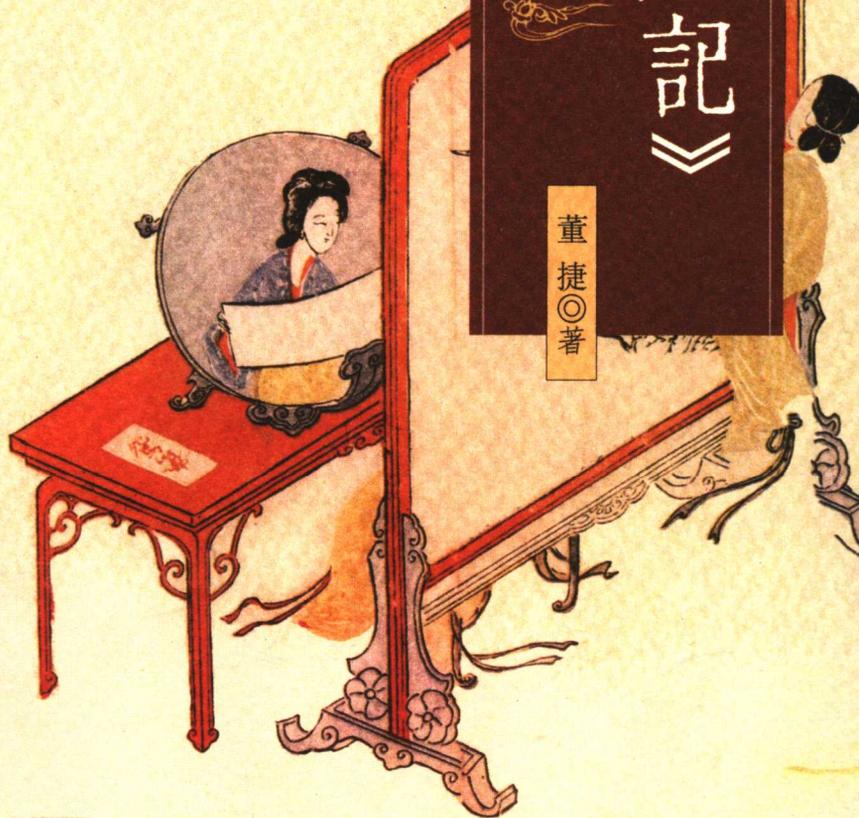


明清刊《西廂記》
版畫考析

董捷◎著



河北美術出版社

明清刊

《西廂記》

版畫考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 / 董捷著.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6.1

ISBN 7-5310-2300-8

I. 明... II. 董... III. ①版画—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西厢记—版画—研究 IV. J21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735 号

责任编辑: 冀少峰

整体设计: 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郝旭

技术编辑: 毛秋实

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

董捷 著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编: 050071

制版: 河北神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印数: 1~2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汪綺子四父
唐六如之作



序言：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

范景中

古籍彩色印本按照印刷的版次和版数，大致可以分为下列数种。

一、一版多色本，即同一版片在不同位置刷上不同颜色，一次印在同一页上，例如印于1600年前后的《花史》，据郑振铎先生的考证“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上，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棕色、黄色涂在树干上，然后覆上纸张印刷出来”。

二、一版多次本，即同一版片在不同位置刷上不同颜色，多次印在同一页上，例如元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按照昌彼得先生的目鉴，即为“实系一版而先墨后朱分两次印成”。

三、多版套印本，即把版面不同颜色的文字，各雕为一版，分色分版套印在同一页上，例如本文所讨论的闵刻本。

四、短版套印本，即把画面不同的颜色部分，雕成一块块的小版，依次逐色套印，拼砌嵌合，有如钉，例如《十竹斋书画谱》等等。

从印刷技术上讲，一、二项要容易些，三、四项实为一项，较难也较为复杂；前两项反映了较早较粗糙阶段的技术，后两项则是成熟阶段的产物。但从套印的角度来看，第一项只是彩印，而不是套印。由于套印在中国印刷史上代表着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所以它自然地成了印刷史和版本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套印本的历史上，实物最多，影响最大，包含的研究问题最丰富的大概要算闵刻本（俗称的闵刻本也包括凌刻本和茅刻本，本文用此统称）。从现存的明代套印本品种来看，据统计约150种，其中闵刻本有100种左右，不仅高踞于明代榜首，而且也超过了清代套印本的总数（清代约80种）。

在收藏闵刻本的藏书家中，陶湘独秀众侪，所编《闵板书目》（1933年）“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者，大率咸具”，共收130种，又知见而未得者8种。这批藏书经荣厚、魏丽生等人之手，售于溥仪，后来几乎全数归入辽宁省图书馆。现在辽图共藏137种，超过北京国家图书馆（86种）、上海图书馆（75种），也超过台湾地区（约100种）和哈佛燕京图书馆（51种），是收藏闵刻本最多的单位。^[1]

闵凌二家刻书最著名者为闵齐伋（1588～1661年后）和凌濛初（1580～1640）。关于凌濛初，我们所知较多，但对闵齐伋则所知无几，只知他字及武，又字遇五，又作寓五，号三山谿客，为邑庠生，曾入太学，研究过《西厢记》，撰有《五剧笺疑》，晚年又写了《六书通》十卷，序言落款为顺治辛丑（1661年），其时82岁，但已无力出版，大概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才由基闻堂刊印。闵、凌二氏世居湖州的晟舍，通过《晟舍镇志》、《闵氏宗谱》和《凌氏宗谱》，能得到一些零星的背景资料。

闵刻本传世最早的是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每卷卷末题双行楷字“万历丙辰夏吴兴闵齐华、闵齐年”。同一年秋天，闵齐伋又刻成《檀弓》一卷，亦朱墨套印，他在序中说：“皇明万历丙辰秋九月，奇劂告成，雕镂既极人工，为之一笑。”卷末朱题：“万历丙辰秋吴兴后学闵齐伋遇五父识。”这两种书都是书眉镌评语，用朱色印刷，前者刻孙鑊批点，后者刻谢枋得评，杨慎注，正文用墨色，再加朱色圈点，分色分板印刷，正如闵齐伋在《春秋左传》凡例中所说：“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板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板，经传用墨，批评用以朱，校讎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

置之帐中，当不无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

这些书标志着闵氏开创了朱墨评点套印本的先例，把贾逵《左氏春秋朱墨列[别]》的朱墨别书传统变为印刷的现实，亦即韩敬序中的“不减贾逵、刘兆朱墨经传”之意。

翌年，即万历丁巳（1617年），闵齐伋又刊印了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氏孟子》二卷，连同上述的《檀弓》和同时所刻的《考工记》，辑为《三经评注》。《苏氏孟子》的特点尤见于圈点，周信孚评曰：“有大圈小圈，有连圈，有重圈，又有三角圈，俱以朱印，其连圈间用黛色。其切要处，率以朱笔抹出，其评或缀于上，或缀于旁，俱以朱黛相间。玩其评语，颇得古语法脉，非如沈本（指康熙中杭州沈氏校刻本）合以时文之法行之也。”^[2]闵齐伋也在跋语中得意地说：“老泉原评，朱黛犁然，具有指点法，顾传者失之，今刻特存其旧，勿以点缀淋漓为观美而诧异也。”

翻阅此书，如果我们对它的精美程度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当我们看到二十多年后即崇祯庚辰（1640年）闵齐伋刊刻的《西厢记》版画时，一定会观美惊绝得击节了。可以说，这些图把明代版画、笺谱和套印的成就结合起来，不论是在创意上，还是在设计上、印刷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高峰，以至我们可以不同意前贤以万历时期为中国版画史黄金时代的观点，而把这个时代再下降30年左右。

二

《西厢记》版画共21幅，原藏柏林的A. Breuer之手，后归德国科隆市的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以下简称德藏本图），1985年由馆长郭乐知（Roger Gopper）主持影印行世^[3]。这部《西厢记》图有明确的刊印者（“寓五笔授”），也有明确的刊印时间（“庚辰秋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信息，迄今已有数篇论文对之作了解，不过仍有许多谜团待解。^[4]

在这些谜团中，我们首先碰到的就是，它究竟是独立的一种，还是某部书的附图。有人认为，尽管德藏本图大都不标题目，但由于它们的序次和闵齐伋刻的《会真六幻》中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正本的题目相符，加之第19图明确题为“诡谋求配”，也与王、关《西厢记》相对应的题目一致，所以德藏本图应为王、关《西厢记》的插图。这种看法大可商榷，因为那种情况并非仅仅适用于王、关《西厢记》，它也同样适用于至今尚有争议的所谓闵刻本《西厢会真传》，所以不足为据。

我们认为，德藏本图可能属于闵齐伋的《会真六幻》，但却根本不是配合王、关《西厢记》的附图。它应是《六幻》中的独立一种，与他书并列，或者说，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主要理由如下：

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证据见于《会真六幻》的本身。闵齐伋在“会真六幻说”中写到：“幻因元才子《会真记》、图、诗、赋、说、梦；趋幻《董解元西厢记》；剧幻王实甫《西厢记》；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附《围棋闯局》、《笺疑》；更幻李日华《南西厢记》；幻住陆天池《南西厢记》，附《园林午梦》。”此六幻内容正与全书子目相合，国图藏本《会真六幻》的幻因部分，计有《会真记》、《会真诗》、《会真赋》、《会真说》、《钱塘梦》（各种版心题同），唯独缺图。我们所知闵齐伋刊印的西厢图，也仅有此德藏本。

二、《会真六幻》署寓五名，不用齐伋，而且有阴文图章标明“以字行”，正与德藏本图不署闵齐伋而两次都用“寓五”的情况相合。

三、“会真六幻说”的中心主旨为“玄中玄”，德藏本图莺莺像后的第一幅图正标明“如玄第一图”。这是理解这套版画构思的关键，下文还将重述。

另外，日本学者于1927年曾从北京图书馆抄写《会真六幻》，并拍有插图相片，第15幅题为“庚辰秋日”，也与德藏本相合。^[5]现藏北京图书馆的《会真六幻》只缺“图”一种，颇疑两处所藏原为一家眷属。

根据上述理由，德藏本图应为“幻因”中所列的“图”，倘此判断正确，它就是“幻因”中的独立一种，而不是某一种书的附图，原名也可能叫做《会真图》（下文姑用此称）。

作为《会真六幻》的一种，这引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它不仅自成一书，而且是一部纯属观赏用的独立本子，用陈眉公评闵刻本的话说，即是“以传耳目之玩，供筐篚之交”（闵振业刻本《史记抄》序）。我曾在十几年前和今年元月两次在科隆观赏《会真图》，每次都为它的精美赞叹不已，每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一部原为蝴蝶装的供人案头把玩的本子，我们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古籍的另一个为人所忽视的传统中去考察。

这个传统就是在明代万历期间兴起的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我们熟知的万历刻本《历代名公画谱》、《诗馀画谱》、《集雅斋黄氏画谱》和版画巨迹《环翠堂园景图》，均属此类（《方氏墨谱》、《程氏墨苑》虽堪把玩，但主要用于广告宣传），甚至显示名公贤达书法之美的《文字会宝》，也应作如是观。它们把《文选序》的“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的娱玩之论物质化，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

在西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教授曾在《美术书籍的艰难诞生》[The Painful Birth of the Art Book](1987)中详尽地论述过取代宗教冥想和道德规劝而转变为纯粹审美享受的艺术书籍在18世纪早期的出现，在中国似乎还缺乏相应的研究。也许这是一个要在晚明整体艺术气氛中，特别是赏古鉴古的艺术气氛中去研究的题目，我们打算在别处予以详论，此处所强调的是，书籍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在万历期间的出现，而一旦有了这种观念，便产生了以诗书画三绝自诩的《湖山胜概》以及后来的《萝轩变古笈谱》、《十竹斋书画谱》、《千秋绝艳图》和我们讨论的《会真图》，那就是自然而然了。

关于《会真图》的艺术成就，虽有多篇论文述及，但仍觉不够充分。我们认为，它至少可以在下述几个方面予以讨论：一、画谱的传统，包括西厢图的传统；二、对笈谱成就的吸收；三、对装饰传统特别是对图案装饰传统的吸收与革新；^[6]四、套印技法；五、古器物收藏的风气等等。简言之，它汇聚了多种成就，然而它的中心主旨却只是一个“幻”字，闵齐伋说：“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颠翻簸弄，洵幻矣。”因此他本人覃思极虑，笔

指意授，也是“洵幻矣”。这种幻，可以说在“乘夜逾墙”一幅达到了高峰。中国画向来号称画神不画影，这幅画竟然画出了张生的两个身影（月下身影和水中身影），令人叹为绝妙，也给观赏者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我们特别注意到，图中的第一幅即以“如玄”开始，看《会真图》如何调动各种手段来达到闵氏所谓的“玄中玄”，应是研究这套版画艺术成就的中心所在。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图中的“如玄第一图”和“寓五笔授”（即向画师艺匠们以“会真六幻说”为旨的授意）的意义，以至于做到像他说的那样：“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袖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

可另一方面，“寓五笔授”这几个字在我们今日看来也未免表达得太含糊，他带领下的那些参与者的名姓全都翳没了，作为一个主事者，他独揽了一切功劳。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缺漏、抹去的太多，而又绝然无法弥补。不过，想追寻那些参与者的愿望，也使我们想到了第三个问题，即《会真图》和《萝轩变古笈谱》、《十竹斋书画谱》的关系问题。由于后两种书都刊于金陵，而《会真图》不论是绘图还是印制都从笈谱和画谱中汲取了养分，我们不由得大胆猜测，这几种书出于同一批艺人之手。实际上，也确有线索表明，闵齐伋不只是吴兴的书商，他或许在南京也开有书坊，“会真六幻序”的落款“三山谏客闵寓五”透露了这层消息。三山在南京，是明代有名的书坊集中之地。闵齐伋刻的另一部书《绘孟》七卷，龚惟敬的跋语中有“学院公安萧元恒先生刻于南都”之谓，这也是闵齐伋在南京刻的书，显然萧元恒也参与其中，说不定还出了钱。^[7]

一旦我们看到，《萝轩变古笈谱》、《十竹斋书画谱》和《会真图》都刻于南京，而《会真图》的短版套印（特别是《蝴蝶》一图）又后来居上，我们认为它们同出一批艺人之手，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行文及此，不禁也使人想到南京的工匠是否受到了安徽刻书影响的问题，这也是个看似早已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王重民先生已作出开创性的肯定论证。他的杰作《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精彩而富有启发性，是一篇难得的名作，但我们读

后仍然心有存疑。这些疑问大致如下：

一、王先生所举例证明套印创始于徽州的三部书，第一部《闺范》十集六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均不载，无由翻检，但只凭程涓（卒于1607年）的序而定为刊于1602~1607年之间，还似欠周全。因此，此书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种《程氏墨苑》，曾寓目两部，未见有使用两版套印之处，还是暂时同意郑振铎先生的看法：“一版而具数色。”第三部《风流绝畅图》，由于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所以无缘置喙，可是，由于有刻工黄一明的记录，颇疑刻于杭州。黄一明虽为徽籍，但由于他早已随父迁居杭州，^[8]所以说刻于杭州，亦非无理。

二、梅庆生1593年的《校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虽然不像后来闵绳初和凌云刊行《文心雕龙》时用五色套印，但这不能证明梅氏刻书时还未发明套印。因为显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梅氏书坊的技术或财力不逮，以致完成不了那样的任务，虽知有套印技法，但也只能创造出各种圈点以为变通。

三、由于我们目前所见的实物有限，尚不能断定胡应麟在《经籍会通》（1589年序）中所说的“双印”究竟何指，认为它“仅能是在一版上涂渍两色所印成的双印，而不能是套版印刷出来的朱墨本”，似乎还凭据不足。

王先生的论文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有幸，说不定能有意外的发现。这也使我们想到了一部重要的书，这就是前面提及的《湖山胜概》。

《湖山胜概》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内容包括12面4色套印插图（画杭州吴山景色）和33面用书法体刻成的相关诗歌，书后有武林陈昌锡的跋语。这是杭州人编的宣传杭州景色的书，我们把它定为杭州所刊，大致是合理的（因为它不像《西湖佳话》那样是部小说，各地都愿刊印）。此书的套印风格纯用点线面的平涂着色，不用渲染，单纯质朴，富有装饰感，全然万历版画的风貌，与我们在高罗佩的著作中所见的《风流绝畅图》（1606年刊）的风格相类。^[9]《湖山胜概》虽无确切的刊年记载，法国国家图书馆把它定为万历

刻本，当应无误。^[10]

像这样一部书的存在，据风格判定，它的时间似不会晚于17世纪最初的10年，究竟是它影响了邻近的吴兴和较远的金陵，甚至还有徽州，还是过程相反，我们无法判断。由于我们对生活在兰溪的胡应麟所说的“双印”究系何物，无法知晓，对于可能影响了套印的产生并且刊印时间似要早于《程氏墨苑》（由于此书有墨印与彩印之分，后种应印于1606年或之后）的《花史》（残存夏秋冬三卷）究竟出自哪里，也无法确定，再加上前述理由，看来，我们还不能对明代套印起于何地遽下结论。只是从刻工调查来看，知道有一些来自徽州和福建的刻工长期生活在杭州，说他们同杭州的刻工融成一片，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了新的印刷成就，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版画不像西方版画那样注重刀法的表现，所以要判断中国古代的版画风格，应以画风为准，而不是以刻工为准（刻工可作辅助条件），这一点大概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流绝畅图》似乎是刻于杭州的版画而非徽州的版画，因为它与《湖山胜概》的风格更接近。

如果根据现有的实物画一幅套印本发展的简图的话，那么它的面貌也许是，最早的套印本是1341年印于湖北江陵刻经所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但这是一个孤例，可能由于技术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出版者还缺乏用套印来创造一种新需求的眼光，不管如何，其后套印法便淹没无闻，或置若罔闻。到了万历时期，它又重新兴起，而且不是零星的偶尔为之的活动，实际上，它掀起了一场竞争热烈的套印浪潮。在这场浪潮中，先是杭州，或是徽州领头，继而，湖州一跃而起，具有了与杭州、徽州、金陵争胜的气势。这种气势是由闵刻本代表的，它的朱墨评点本使不为诂经而为论文的普及本受到了欢迎。它在金陵刊印的《会真图》更在我们心目中刷新了套印本的水

平，包括《十竹斋书画谱》和《笈谱》，都要给它让位。如果说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朱墨套印本《千秋绝艳图》还要袭用1614年王伯良香雪居刊印的《西厢记》插图的话，那么到了《会真记》，它已发展出崭新的面貌，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代表了中国版画史的高峰。

三

闵刻本在入清以后，骤然而止，显然与残酷的战乱有关。但它的评点本则深深影响了内府的刻书，殿版书不但最早地使用闵刻本的风格，而且也把它推向了极致，这可从内府刷印的简单的圈点套印本到《钦定词谱》、《曲谱》、《古文渊鉴》和《劝善金科》等用色越来越多的套印本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判断内府康熙年间甚至用铜活字套印了《数理精蕴》，翁连溪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据其发现的一项颇有价值的文献对我的看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极有启发性。不过我仍有所疑。因为那是把雍正铜活字本《御选宝笈精华》和《数理精蕴》进行了比较后，觉得后者圈点不像手捺，而像套印，才作出判断的。《御选宝笈精华》一书曾见过3部，均有朱色圈点，边缘较粗糙，所捺轻重不一，显系手为。而《数理精蕴》也同样见过三部，朱色圈点要精致得多。不过，《宝笈精华》也曾使我产生过一个想法，如果同一部书的每一本都在发行前如此做的话，是否可以称为一种特殊的套印本。

闵刻本的影响在清代的评点本中得到了发展，但在版画中却遥无比肩者。清代刊印较早的版画书《剪霞集》（为沈遴奇（1603~1664年）所编，用红、棕、蓝、绿、灰套印，美国王方宇处收藏16幅，据说日本最近又发现后印本40多幅）水平虽高，但显出衰落趋势。^[11]金陵王衡刊印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西湖佳话》，有图11幅（西湖全图和西湖十景图），也是彩色套印，却已稚拙不堪。

李渔的芥子园，从刻书的品种看，与十竹斋颇有渊源。他的《芥子园画传》又名《笠翁画传》（曾见康熙版本，签条作此），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也采用了套印技术，特别是在第五卷，但印刷的技艺已不能与十竹斋同日而语。不过，芥子园显然意在复兴已经衰落的技术，到了二集出版时（康熙四十年），技术大为增进，紧接着出版的第三集已成了清代彩印本的典范，标志着套印版画的又一次复兴，但它仍未达到《会真图》的水平。

同样，丁亮先、丁应宗、许源山等人在大约同一时期刻于苏州的以花鸟为主的版画也是这种命运。这些版画在中国鲜为人及，西方学者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作过论述，这批版画号称“KAMPFER 版画”，得名于德国人 Engelbert Kämpfer（1651~1716年）在1690~1692年从日本长崎买回的29幅版画（1693年携回欧洲，当时正值浮世绘兴起，Kämpfer也许并不知道是中国版画。此外，传教士也有从日本带回者。德、英、法诸国均有收藏）。^[12]

陈继儒泰昌元年（1620年）序闵振业朱墨套印本《史记钞》说：“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这是对闵氏在中国印刷史上地位的评价。闵于忱刻《文选后集》跋云：“明兴，予闵遇五甫玄思可识，倡厥朱评，首颜《左传》。”凌启康也在三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凡例云：“朱评之鏤，创之闵遇五。”这是闵凌二家对闵齐伋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再加上历尽战火而有幸流传到现在的《会真图》，可以说，闵齐伋对中国套印本的贡献是无人媲美的。

董捷先生研究《西厢记》的著作即将出版，谨将此文缀之简端。有些问题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获益之处颇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可看作对他这部著作的书评。

[1] 关于闵刻本的最新研究，参见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

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夏季;虽版本经验不足,但颇见工力。本文所用统计数字取自此文。

[2]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二,第10页反正面,刘氏嘉业堂刊本。

[3] Edith Dittrich, *His-hsiang chi, Chinesische Farbblotzschnitte von Min Ch'i-chi 1640*, Museen Der Stadt Köln, 1977; 此书摹真印刷德藏本图,极为精美,几可乱真。Dawn Ho Delbanco,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Min Qiji's Album in Cologne', *Orientation*, June 1983, pp. 12~23; 此文对德藏本图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德藏本图亦曾为上海朵云轩于1990年重梓,并有徐秉琨1989年序。序云辽宁省博物馆藏有20世纪40年代日本黑田源次氏所拍此册照片,末有无名氏诗,其诗如下:“草长莺啼奈怨何,那堪花下更听歌。人间底事分鸾镜,天上无端有绛河。独馆灰寒春到少,小楼人击月明多。风情难似义山老,彩笔当年赋绮罗。丙申春三弟玉川赋无题诗索予同作,戏为一首。”徐先生序中认为,所拍照片即此德藏本,但没提供详情。现在德藏本无此诗,倘若为另一本所附诗,那么或许天壤之间还有一珍本存世,我们盼望着会有这种奇迹出现。

[4] 关于德藏图的较佳研究,见小林宏光,‘明代版画的精华;ケルン市立东亚美术馆所藏崇祯十三年(1640)刊闵齐伋本西厢记版画について’,《古美术》,85,1988, pp. 32~50;董捷,《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5年。

[5] 此条资料见马孟晶,‘耳目之玩:以《西厢记》版画插图论晚明出版文化对视觉性之关注’,《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大学,第13期,2002年。

[6] 此一项在马孟晶的论文中有详论,但仍可补充。

[7] 认为《会真图》刻于南京的观点,我曾在2004年11月于Universität Heidelberg、2005年元月于科隆的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两次课中作过阐述,特别强调了《会真图》与《萝轩变古笈谱》和《十竹斋书画谱》的关系。关于三山街的最新研究,参见Lucille Chia, '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5, pp. 107~151.

[8]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第222页。

[9] Van Gulik,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此书涉及的5套版画和一套书板,在高罗佩1967年去世后,均不知下落。在这5套版画中,最负盛名的是传为根据唐寅手笔所刻的《风流绝畅图》(包括24幅彩印版画),时间为1606年。

[10] 参见Monique Cohen et Nathalie Monnet, *Impressions de chine*, paris,1992; Nathalie Monnet, *Chine: l'Empire du trait*. Paris, 2004; 此书收有《湖山胜概》的12幅彩图。

[11] 参见Sören Edgren, *Chinese Rare Books :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New York, 1984.

[12] Basil Gray, 'Sloane and the Kämpfer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18 .London,1953; Joseph Vedlich, *The Prints of the Ten Bamboo Studio followed by Plates from the Kämpfer Series and Perfect Harmony*. Fribourg /Geneve, 1979; Wolfmar Zacken, *Die Kämpfer Drucke* ,Wien,1995; 论述水平不高,但图片精美。